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墓文九

文苑

河南參政王遵巖墓表 雷禮

遵巖王先生既卒塋其壻會稽尹莊居社求余表其墓  
思昔壬辰之年先生官吏部節操文學為時推目余方  
釋褐偶以文字相知見先生立志遠大不翕以相驩  
亦未嘗悻以自忤意必入贊邦經建不業乃一歟二

十餘年竟弗起耶先生諱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泉州晉江人也幼稟慧質讀書日誦數千言輒了悟不煩師解年十四補弟子郡守葛公見所試舉子業竒之曰兒異日當為天下士詎取科第已耶十七舉于鄉明年嘉靖丙戌第進士疏乞歸娶二十赴銓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舊以覈糧額虧虛為稱職多操一切先生惻然曰運卒疲轉輸極矣不厚加優卹徒刻削為耶取宿猾故為留滯者懲之不輒貸一日視糧胥以泥爛告先生曰此船漏所致非彼罪也但不宜久貯爾即給散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可以免賠償者幾何人于是運卒相慶曰王大人活我其曲悉人情類此差滿調禮部祠祭司時天子崇祀典多始創無故牘可稽太宗伯命先生起草獨推原禮意揆時折中雅稱上旨辛卯鄉試廷議以京朝官主各省試事勅先生主試嶺南善鑒別越歲壬辰所取士林大欽果廷對魁天下尋轉主客員外郎會詔取文學士充館職輔臣欲羅致先生使人喻意先生固不往謁竟為所沮又因屬人望改吏部考功員外部以塞之未幾陞駉封司郎中少宰兀厓霍韜與輔臣

一軍所虧粟粒耳可以免賠償者幾何人于是運卒相慶曰王大人活我其曲悉人情類此差滿調禮部祠祭司時天子崇祀典多始創無故牘可稽太宗伯命先生起草獨推原禮意揆時折中雅稱上旨辛卯鄉試廷議以京朝官主各省試事勅先生主試嶺南善鑒別越歲壬辰所取士林大欽果廷對魁天下尋轉主客員外郎會詔取文學士充館職輔臣欲羅致先生使人喻意先生固不往謁竟為所沮又因屬人望改吏部考功員外部以塞之未幾陞駉封司郎中少宰兀厓霍韜與輔臣

有宿憾每于衆中譽先生同列附輔臣指共擠之因先生疏論封典坐以變更成法謫判常州值江陰缺令撫按欲擬署篆疑先生必辭先生喜得親民事自效請檄以行延見者老審所宜利者注措之而米鹽事不憚煩邑有姓者<sup>高</sup>怙勢侵牟鄉民習為奸市先生廉得其狀寘之獄併鈎摘諸不逞者並伏其辜邑用肅然未幾陞南京戶部主事禮部員外郎尋轉山東僉事提學校先生敦風教以身為標齊魯故事學官迓上官類跪輿臺前不以禮處廼諭之曰師必自重而後可以教人若輕其

師是輕其教也令以士禮相見校士秉至公不徇舊案識拔者多為時聞人踰年轉江西參議值章聖梓宮由九江入楚下吏懼誤供給有棄賊以逃者先生往董其事裁約以禮人不知疲繼陞河南參政屬歲大饑天子遣戶部侍郎王公杲賑恤王公見先生發廩平糶有方活民數萬具以狀聞具<sup>且</sup>薦其可大用會辛丑大計吏治輔臣故猜先生又因巡按在江西謁輔臣先祠以奠文委先生益其意所屬也先生固辭遂銜甚因考察諷銓部重違其意而外憚公論姑以不及提調內批竟報罷

士論共惜之先生聞報無愠色以獲侍父母為樂父方渠公捐養哀幾滅生事母左右承歡雖貴且老不死勞事兄如其父撫二弟以家學切劘弟惟中以所得取戊戌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居家悄然閉戶取聖學宗旨以自鏡日以所得引誘後進易其耳目訓誥之陋隨其所扣皆虛實歸四方聞而興起者以不及門為歎凡觀風茲土者必式於其廬或大事刊金石并秋闈錄序必借重先生以其言足垂訓云予嘗概先生素履初束髮登朝抵掌談天下事謂事無不可為之無不如

吾願視時諸著名者嶽々無所讓其諸著名者亦莫不前先生及發為文詞亦因性資英邁吐藝林英華馳騁秦漢六朝上下而奇氣逸發變態百出不可繩律後經遷謫轉徙反究實踐豁然有悟本真渣滓盡融于是造詣益邃窮制作之妙不為綺靡語古雅醇深動闕世教識者謂登歐曾之堂而入其室亶其然乎嗟夫天生俊人為世用也先生崛起閩中桀然自見其才而不自滿足勇於求道卒底大成使假之重柄必能以求道者立功業而不安於卑近乃為羯獫所詆猜無以竟其所蘊

何哉昔人謂子厚寓柳州而文思日進是天假此以成其名也今先生雖坎軻於世而靜居見天真片言緒論流布於海內者足以感發後學以求自得而知俗套之不足貴謂造物者得無意乎先生先於正德己巳九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己未七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一葬都溝邊山之原先生所自卜也其世系見於太僕君墓誌銘茲不詳叙本其德行學術之大者表於其墓使世人之過此知秉道守正如先生雖遭罹諛誦不及大用而天為斯起衰反獎以垂不朽者非人力所幾也彼怙勢

竊權赫視一世者雖能擯抑先生而不能奪其不朽之殺名徒為世憎斥豈無感慨也耶

大僕寺丞熙甫歸先生墓誌銘 王錫爵

萬厯乙亥熙甫先生塋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寧求余誌其墓而未嘗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誌否也既深悲其意迺為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

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後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  
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焉唐天寶中有  
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  
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  
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憲封晉陵郡公其後五世  
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  
判官子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  
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  
避難于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護之歸而復居崑

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生城武令鳳凰生紳  
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吳知縣配周氏贈孺  
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于  
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  
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  
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閩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  
生才聞高識見熙甫所為制藝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  
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  
文毅公考取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

太學多他省人更實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  
上春官不第蓋是時天下士相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  
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義理之文洗  
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讀書談道于安亭江上四  
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  
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考士余為言熙甫之文  
意度波瀾所以異于人者余公得文其以示同事皆以  
為非常人既見熙甫姓名相賀曰茶陵公數十年不得  
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三甲選為湖

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  
謂為天子收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  
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  
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散之不數具獄出  
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為所株連者為洗滌復百人  
有重囚母死當塋熙甫緩之歸治喪事畢還就獄有幼  
之逸去者囚不忍負先生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  
絡依山巖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逢  
起格鬥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



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啣臂若有所  
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  
罷去潛踪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  
海內之望數十年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為方  
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  
隆慶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強腹內欲  
一一質之熙甫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追逮也今  
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伺候縣門其費豈獨升斗而已  
是不如不赦之無擾也一切勿問又有句軍之令每闕

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甲里保人  
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  
也又長具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願克里甲  
會有議理逋克糧長者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  
子戶為里甲因以克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  
會有悲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  
通判順德熙甫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為上熙甫至  
順德為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  
僕寺留熙甫換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

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  
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  
知制誥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天下以為當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  
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  
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  
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于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旨  
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文溫潤典麗如清廟  
之琴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

語之外嗟歎之淫泆之自不能已也至於高文大冊鋪  
陳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  
弓垂矢並列圭璋黼黻之間郊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  
所容於乎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章名世  
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而余益為之歎慕云先  
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九无配  
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續費氏別墓丈夫子  
六人詳具于狀銘曰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  
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

之文六經為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籛匪筮烝餽有餼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亾請觀其書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王錫爵

自余兒時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艷慕之而先生頽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稽勳君與余游京師善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已稽勳君移病歸養先生則實援先生僉事廣東時歸養父樂莘公故事而余又因以知先生父子世賢孝云先生卒之後一年稽勳君

既卜葬龍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於是王子曰嗟仲山嗟仲山生吾弗見其人歿吾銘其墓先生常之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為仲山先生先生系出宋文正公國初有曰宏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于官商民德之爭捐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生宗曰槐菴公槐菴公生樂莘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即先生於是樂莘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益拓以學正德己卯舉于鄉壬辰舉禮部不樂仕謁歸六年登戊戌進

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  
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司主事便養而樂莘公雅  
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為繪扇三十握：書一詩曰月日  
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  
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莘公于家樂莘公亦念先生遠  
愴然有决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歎曰吾終不能為  
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  
歸則旦暮侍樂莘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頌無不得所欲  
者撫幼弟幼妹如己出口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

怡事樂莘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  
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  
之不起海內士大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  
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  
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愛之貽我以清  
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己以應之告  
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  
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晚年構亭湖濱寶畝山  
環植花竹木疏泉輦奇石時焚名香手周易一經擁膝

兀坐與至則為詩文或行草書數紙或又時々引紙濡  
筆和黛墨點染人物山水花鳥詩文書画皆佇與而發  
不務刻削規矩前人儵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  
類韋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益神理所至懸合古  
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既高海內士大夫望之如  
神龍不可玩狎則爭構其詩若畫寶藏之於是先生遂  
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  
起督稅徐州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手  
不得藉氣勢為奸會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

往返動至旬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倉猝指麾若無  
事者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至  
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轉徙無告有  
自殺者時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大司馬宋公曰今縣  
官不恤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  
出年例銀督造議上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与  
齊民錯豪勢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為  
避罪計乃具為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業  
營地遂清會有詔覈武戍緣濫先生按籍為立決去留

權貴人請謁喋弗行時北口歲入盜邊先生預籍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貲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勿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債事戮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洒掃實利其貲先生執不可乃止於是當事者人稱王郎中才守連屬倫輩業且竟大用矣騏驥方發軔時以父子臨歧一言攬涕却行嗚呼其仁哉今鄉人傳稽勲

君侍先生寶畛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月  
月命稽勲君出稽勲君重出失先生指則月一裝行故為  
事失期而間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念  
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於乎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  
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於中庸嘗  
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得聞所不聞故  
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歿也門人私謚為文靜先生所著  
有仲山詩選祇役稿原筮齋集宗文館稿若干卷藏于  
家先生生於弘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年八

十配李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即稽勲君孫男三曾孫男五稽君初舉進士出知山東之武定州先則寄示州訓一冊且誠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素履往矣以故稽勲君卒以卓異有狀徵擢今官銘曰翳德其核而藝則華孰靳之國而享之家吁嗟仲山仕耶隱耶龍岡累如有坎其窪先生歸之哲士允嗟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王錫爵

於乎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

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兒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別置號曰墻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郎丘子覽而下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為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曾孫縉為宋左司諫六傳至夢毅為崑山州學正即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遂為太倉州人祖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為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忤歷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為嘉

靖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  
十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強以咕嗶公乃頌益苦  
私習為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  
戊午順天鄉試己未舉會試賜同進士出身拜事兵部  
當是時公父大司馬在薊遼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  
中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代而大司馬聞而  
止之曰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果上明  
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藁之側朝夕  
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

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袷單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  
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為海內詞  
宗而其同社友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  
最後出典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之小美會莊皇帝登  
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  
命謁吏部途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  
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叅  
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



子邦瑞弗愛、嬖姬却之子邦寧會夫人薨負緣請于上以鄭繼封且謀為邦寧奪長地會有旨悉按錄諸勳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諸謂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給祭酒姜公曰邦瑞強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邦寧不為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誥稱夫人姜公疑未決而返之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妾也

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為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議邦瑞卒為嗣魏國鐫錄諸居間者絀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以無賄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骫法也居歲餘遷北儀曹員外郎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告請歸至池河聞訃以不及侍疾哭數絕而甦癸酉服除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傅刘二御史上疏言事觸江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為傅治裝為刘营救以是失大相旨方奉命弔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惴

喘懼不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挾俱之九江  
饒州時分巡副未至一切以委公：未嘗習為及其治  
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為材而異之尋入賀萬壽還遷其  
省副使理驛傳在江右最繁官其地者顧毀譽不能有  
所損而會時政裁抑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  
卒<sup>步</sup>出入者公為令下諸郡縣衷其平上之臺：著為令  
已縮司篆署分巡道當省会至繁猥公於吏事益習有  
所剴割曲當理情即老吏莫敢措手尋監秋試冬入計  
南昌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始用小苛辯得上官意

屢登薦書以是益驕橫直凌司府莫敢誰何公盡發其  
奸而去之時藩司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  
公當者臺大會方岳覈二千石及黃綬以下噤自廢公  
獨條封侃：太宰<sup>宰</sup>歎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睹練事敢  
言獨吾有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材聞太宰  
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相寢不奏而山東  
學使者缺太宰以風公：力辭歸聞化女事而慕之以  
書自通無何別去公嘗決一父子訟而父辟甚公痛杖  
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請代始釋

之父子感悔如初有表帥者好偵諸曹得其事歎曰三代不啻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強就行其所條約束明暢藻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給事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授化女事謂余與鳳洲公請張為幻而留者應之至波及公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謂身為人師率即事弗竟何顏復臨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余弟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俱歸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建學政鳳洲公謂

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偃蹇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公勉而之任時大試期迫八閩故材藪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左參政分守福興道人賀萬壽於道報遷令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勝士大夫筆硯之請戶履如錯遺余書讀古人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愀然：而無以絕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補遊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於喉寢食為減乃

移狀於卿沈為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姑予告治病  
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鄉例報可遂歸里第明年四月  
手書析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後事哀禮為  
儉令他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  
已屬歲大祲餓莩盈道公乃倡諸大姓行糴粥全活可  
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  
尚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  
姓為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下善 恚將百日病復大  
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

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概謂種諸証  
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  
死破總六觀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未復謂天下  
雖存饑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為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  
小人勿聽人言搜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  
即死無憾既緘書未發迫暝自力起使人掖而據胡牀  
盥水手足既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  
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翛然遂逝公以嘉靖丙  
申生歿於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孝友重名

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為公府居間：有  
之必宗戚之困厄不平者若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嗜  
義若渴有所聞汲：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  
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為條教煩  
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為功好提獎屬吏即不至  
賦濫未嘗不弘揜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  
旁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亦喜讀二氏之書恒謂吾於  
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貶其名或假竊其似  
而自文其陋者俱恥之以故望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

至語誠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  
而起世以比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之得五十餘卷其  
闕部三郎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襍疏前已行  
人間某月某日將窆公柩於某山之原而以鳳洲公狀  
來乞銘：曰本豐條遠源澄流濬維公之世重賢疊俊  
游夏文學由求政事維公之材一往輒詣六經渺有二  
氏真無維公之識獵精捐粗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維公  
之節在涅不累泉洲麓深山抱水紆維公之藏過者式諸

陳石亭墓銘

顧璘

先生吾南都文人也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子可照少學蘇氏之學筆勢瀾溢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奧不以綺麗競能厥趣遠哉璘自登第後相結為文友傾心四十餘年切劘契許日益膠固真如兄弟骨肉頃年先生以山西行太僕卿璘以浙江布政使各請老居山中與諸耆舊大夫修淨社甚懽丁酉璘召起為副都御史撫楚与先生別殊快：戊戌秋忽以訃聞實卒於六月二十六日璘哭之慟其子

時萬寺致禮部主事許子穀狀來請為墓銘嗚呼吾與先生交期止此耶乃又不獲執手永訣痛矣夫天道負人每如此也恨：何有窮乃志曰先生名沂姓陳氏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本宋丞相秀國公升之之裔曰澤以言青苗謫四明為鄞人曰珪國朝以醫徵入太醫院始家南都其詳載長沙公傳中長沙公諱綱稱遲宜子即先生父初為黔陽令再擢長沙通判皆有遺愛祀於土母金安人以成化己丑七月二日遲宜公先夢釋氏奉明珠入室生公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摩古

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能舉業率奇拔驚動長者總角著孔墨辨赤竇山賦諸文傳誦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辛酉始奉鄉試暨丁丑始舉進士雖久處韋布時名粲然出入人上閣老野亭劉公太宰白巖喬公少宰柴墟儲公宦南都時皆海內具瞻鄉定山莊先生負學行高望皆引為忘年友既任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武宗實錄推內館教書癸未禮部聘同考官甲申與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撰楊慎再論大禮實錄成進侍講賜白金文綺隨克經筵講官謨講章善寓諷勸

上問宰臣知其名丙戌授冊封楚王踰年出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素抱經濟樂於惠民於是備設科條以杜奸完賦同官驚服進山東左參政按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災荒發官帑市牛百餘頭給民墾殖且寬其稅期年皆熟又為蠲除種馬薪木運布諸征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將發調卒襲捕散之即言於中丞耿兵者不謂然而已盜竟破縣去衆許其略嘗遇執政於德勞之曰先生久外將召矣對曰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意大悟吏部舉河南福建布政司皆不遷遂改

山西行太僕卿再上疏請老歸築遂初齋於家園杜門著書絕意世事及今天下不愛賢遠爾見奪蒼生已矣又如鄉國何哉先生孝友忠信出於天性事二親死生情文備極人所難及素廉於財長沙公歿後營弟妹婚姻貸以備禮及貴周卹南都與四明族屬往來曲殫心力嘗有大臣後流落不能歸葬必圖為之所居京凡鄉閭人急難匍匐拯之唯恐後蓋平生舉事造念率歸忠厚固不可以計數也所著書有皇明翰林志金陵圖考金陵世紀畜德錄誨似錄花巖志游名山錄晤言詩談

總若干卷詩文拘虛集若干卷又金陵志山東通志南畿總志皆出筆削狀謂其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有道仁人吾鄉稱為實錄初配楊繼馬婦德并茂馬尤能文贈封皆淑人子男四伯時萬鄉進士仲時億叔時兆皆才哲方向進季時尚幼孫男幾女幾其與蓋日熾云卜己亥月日合窆於楊淑人之墓在公山祖塋北內銘曰文以章物唯道是則發藻於才立本於德小儒偏長下乃剽竊於維先生秉德自天企彼四科庶幾閔顏乃述乃作是謂善言達大業諸僅試旬宣察雲御風言返天門有遺在壤瘞玉彼



公赫其光燭於九原匹躬斯已百代使聞

侯二谷墓銘茅坤

樂清侯二谷先生子嘉靖戊戌同年進士也諱一元舜舉  
 始釋褐時同年錢塘翁君相首篤行會稽沈君鍊任節俠  
 永嘉王君德譚經畧而先生暨華亭莫君如忠治古文及  
 詩歌然先生尤好為湛深之思予不自量抑稍其五君  
 相頡以為聞於時已而各以授官散去其所為離合顯晦  
 不同而要之同歸于道者間嘗賦六子詠是也久之翁  
 詠是以廣平太守致仕歸而沈以上書詆執政徒塞

上被誅王繇給事中以直諫出臬南粵且棄官去已  
 而海晏內訌復提兵赴族父難死之予亦以忤當世免  
 官而先生同莫華亭浮湛世路乍告乍起者三十年始  
 並領方伯然竟不及持節鉞參大政以究所為戮力四  
 方之志命也然予於翁之歿間表其墓沈及王之死復  
 書其烈及碑賜祠而歿且屬予序其家藏刻嗟乎先生  
 之歿而葬也少子某抱其弟某所為狀屬予銘其墓予  
 安能獨無情乎哉按狀先生於南京刑部時省囚書暇  
 輒下帷謝賓客讀六籍及百大家言間與曹郎王公問皇

甫公訪蔡公汝楠許公應亨輩相與遜勝休沐分曹賦詩風流文藻於莫華亭無間焉於參議廣東提兵大名道頗得先生文武材而轄河南轄江西也則又稍聞其撫災賑饑不下古富邾公青州之遺蹟獨故嘗以文詞忤江陵相公坐構去其死事雖於沈會稽王永嘉不相及而伉直之毅則又於兩公者或相雁次矣乃按先生罷官歸而卧林廬也入以將母出以悌弟及不服喪讀禮所散橐中裝以贍内外姻族鄰里鄉黨則又有翁廣平之所不能而節而書之者什且伯焉嗟乎先生於予所

詠六子蓋兼之矣然考其自則繇上世節毅公富高大父誠齋公震大父梅亭公敬及父廷訓世忠義而流耀後昆者遠矣方其壯十三以父嘗議大禮坐構逮繫走千里守闕上書悲慟天子為之霽威縉紳大夫於今聞之猶為隸獻而嚙指飲泣者其歿也猶手書祠堂事以授少子某其於名理大誼類如此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什晁太史琛嘗序而傳之以行於世享年七十有五葬之三台峯之麓子男六人曰與邦曰化邦曰儂邦曰仕邦曰保邦曰傳邦化邦中鄉試卒他

並郡縣博士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二十餘人中多魁壘相望而未艾者銘曰其入朝也文學政事鏗然巖廊其解紱也角中中竹塵山水徜徉生不為三公歿猶為文昌銘爾藏聿耿光魂則無不之兮於海上異人乎翱翔

朱公墓志銘

唐順之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諡以隱德為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為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

兵部武選主事於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為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於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槨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觴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其書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為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為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

氏政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多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為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体裁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己意略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為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為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

其所謂有待者不独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彊直有節概不善與時上下其為宦也亦往：多鯁自為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為守厯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瘴癘窮徼地也副使君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塢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為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

當不誣為之叙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四人享年七十九九銘曰學古為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為此山澤之癯肥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為此梧州之阡

徐魯菴先生墓表

王世懋

於乎此魯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為諫議大夫不稱魯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師曾字伯魯即以魯顏其菴為別號云徐氏其先嬴姓偃王

之後散處太末至勝國時有諱潛者以龍慶州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以贅壻始城居文亮生達、生綱、生養恬公朝出後其從父縉實為先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貳凌孺人實生先生先生有異質弱不好弄七歲就外傳即匡坐讀書終日寢然授以易義輒通通大略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數絀而名益起吳中子弟執束脯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為人師嘉靖庚午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公馬公以儒士首逸上御史試復被放人皆惜之先生不以

數竒自沮頌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外有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教法陰陽厯律醫卜籀篆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亡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歲辛丑始遇令諭公督學使者楊公兩公皆名能得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冠邑諸生而諸生亦亡敢雁行者所遇監司直指無弗人人稱知己矣丙午領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捷念兩尊人年高而生母在淺土遂稱疾不對制歸而褻凌孺人之葬已養恬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官一命行及如廢前代之

典章弗考惜於國家之令甲亡稽胡以酌上恩夫精義者致用利用者安身見其勉之先生奉父命乃益專志於學亡何養恬公卒先生自傷不以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亡踰禮癸丑成進士選為庶吉士閱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領不得授史或出已為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愆色夙夜奉或明年嫡母歿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補吏科先生在兩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雅知先生諳悉時務凡大議多從商確即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備祠之類多見施

行庚申奉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虧說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即狼籍闕下奈何效儕輩積月奉嘿坐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闕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為請隆慶辛未再疏始奉命旨致仕然天下益想聞其風今上初用而臺使者薦竟起為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先生喟然

曰臣在先朝以不能建明故竊附周任之義以止今羣龍滿朝臣老且病何能復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上諫其情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中論薦其力行且復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既無意用書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尊望崇鄉邦方倚為著蔡而先生遽捐館舍享年履六十有四云遠近哀賻遠同太丘鄉先生歿而社祭養先生當之矣平生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輯修註有文體明辨詠物詩編臨川文

粹大明文鈔官學見聞六科士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  
經略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又以字學不明欲緝全編  
以贊同文之治尤邃醫術論著業已數十篇此皆有志  
未成者也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根極歸之於敬嘗  
揭其齋曰主一無適旦夕諷之即燕居顰笑咸有桀獲  
性雖醇謹偃僂自將至取予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宮蕭  
然有以自樂終不為人居間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之  
葬元配併自營曠誠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遂過嘗有  
稟：庶幾之心即冥報當不吾譴小子誌之母狗俗好

為也屬纊之辰猶勉二子以持敬指牀頭書令收篋中  
而已終不及私人謂先生之學真得於敬云有丈夫子  
二人詢論皆能世其家其他詳具銘中誌不載余惟國家  
以科甲羅士：由此進者爭願所出長自快然中原之  
人車好生耳大江以南官多六百石自免者談者謂江  
南人多田園子女之奉以故輕去其官云若先生當盛  
年矣官一旦棄去編摩窮年此亦詎有所樂好耶當其  
請告時天下未能盡窺其指見以為明哲保身而已載  
更兩朝途險者已就夷居靜者且思動而先生卒堅卧



不起然後有以見隱君子之真也昔蔡中郎為人作墓  
碑獨云於郭有道無愧色余非中郎其人無足為先生  
重者然先生亦詎減郭有道哉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

墓文

文苑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管南京國子監  
祭酒事

白野先生殷公行狀

余孟麟

萬曆辛巳五月南京禮部右侍郎白野先生殷公卒于  
家二子將走闕下乞卹典且謁大宗伯華亭陸公為銘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以余小子謁告歸屬之布狀昔先大人與公同舉于鄉  
即余小子辱世講後無能為役其曷敢辭公諱邁字時  
訓號秋溟一號白野鄉人故多公厚德稱白野先生世  
為南京留守衛人曾祖福祖冕並隱父俸以公貴封承  
德郎吏部主事蓋殷氏自承德公始昌大云承德公娶  
于錢而生公少穎敏端靖七歲而母見背育于外祖母  
翁氏始受書輒成誦始工屬文輒有志聖賢之學十七  
就試輒起民間首諸生籍二十登鄉薦公以少失恃居  
恒茹哀所以刻勵尤劇乃時：寢疾其後多稱病者以此

三對策不利已肄業南雍與江西善君山何游聞陽明  
先生學已又從少司成南野歐陽公講論理道有當于  
心以為非靜無以成學遂屏居山寺澁閑默養其所悟  
領為多年三十而舉嘉靖辛丑進士尋歸省癸卯赴部  
授戶部山東司主事甲辰以病乞南改吏部驗封司主  
事是年八月廟恩詔至晉父如其官母錢贈安人繼母  
張封安人丙午上三年績書冢宰西磐張公稱其踐履  
端雅經畫精詳尋進文選司郎中丁外艱服滿復除前  
官雖委蛇省閫而不耐交際苛禮以故每勞必病適病

通己癸丑上六年績書進江西左叅議明年甲寅總部  
來南京引疾咨司乞休未允又明年乙卯復之任提調  
江西鄉試事中丞午山程公御史初泉吳公文薦之其  
云儀規雅秩德器靜深雖恬淡踈于應時而孤貞可以  
勵俗識者韙之丙辰進貴州提學副使中途感疾遂慨  
然歸中丞玉華高公以公學行優邃宜訓迪多士促其  
赴任而公竟草疏上之既得請乃却掃衡門一切世好  
如洗自題齋壁云浮生歲晏是元城斲斲之年虛館雲  
閒正叔寶閉閤之地時年僅四十有七耳丙寅御史吉

菴王公疏薦明年丁卯隆慶開元御史栗菴宋公又疏  
薦吏部為開讀事題准起用改除浙江提學副使方抵  
省疾作移檄乞休中丞玉泉趙公御史仁菴王公並勉  
留之公下車廣屬諸生務操功令時有選貢事例公宣言  
曰貢士於朝而不先德行胡以令作人也直指使者報  
如議而是歲升黜稱當矣諸生沈廷詔黜其妻周氏周  
氏父禎訟之當事者議累年未決公駁其招曰周氏不  
敬其夫凌妻自經離異復何疑周禎逞刁終訟當論如  
律廷詔令招還復業人心翕然快之又奔人林萬春病

故其妻死之議當旌表公獨以為所貴節婦者青年矢志白首孀居上事姑舅下撫襁褓非謂夫死而即死之也夫執親之喪尚稱毀不滅性况執夫之喪乎此過中之行不足為訓但量加存恤可耳持論卓有大體如此無何進江西右叅政明年戊辰進江西按察使病不能赴移檄乞休而中丞應谷刘公謂其林居十載望重一時亟為劾駕五月投劾歸吏部寢不行赴任俄進四川右布政己巳遞疏皆寢庚午進南京太僕寺卿是年九月又疏乞歸又寢時僕寺法弛而公務張之在徐來等

州縣有雇役冗名有偽票諸弊公一一釐正之著為令庶幾民力蘇而公庭帖然唯謹矣明年辛未年六十有一自惟三十年之科名四十年之孱疾願令皇仁風塵中跋前疐後徒敝形神奚益乎乃移疾辭懇甚賜休沐居里八月以兩宮徽號恩進階一級明年癸酉為今上萬厯改元嵒味張公明臺向公文薦之是年十月進南京太常寺卿公脩奉禮樂對越神貺肅如也明年七月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無何丁內艱丙子十月南京國子監缺祭酒主爵重其選會推首公于是以原官管祭酒

事十二月方除服明年丁丑先後兩疏辭時言官以衰病論公不報既而蒙溫旨留用公以國家重賢閑謂何而士風侈靡若此乃發揮明理敦獎行誼六館之士一時知所崇尚彬：與矣居數月當秋祀以足疾不能效駁奔如禮乃乞骸骨歸決筴且堅吏部具公清望而為言所以欲歸狀乃許致仕時年六十有六矣既歸益多病今年首夏忽病自知不起豫屬後事獨居一室戒家人勿前惟焚香晏處暨病革右脇着篲曲肱為枕而逝若假寐者蓋幾於委蛻云嗚呼歲在龍蛇賢人嗟當今

辛巳公廼死豈其驗耶公生正德七年八月初十日卒以萬曆九年五月十八日得年七十元配朱氏封安人側室俞氏子二長序辛酉舉人次慶國子生女一孫男二長士龍府庠生次士騏皆序出孫女二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賦性恬穆玄尚遐覽浮游埃溘之外少時常求大學格致之義而不得其說哽咽終日已而收歛耳目澄思靜照久之洒：精詣自言一日于幽寂中忽恍然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本無內外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又自言於天命之性亦有真見此其

超然洞明所得詎可易測哉以是終日居戶庭謝請謁  
壹意以身心性命為務常纂經傳微言及名流雅尚置  
諸几案間為現省勸著書若干種藏于家大都皆世外語  
亦自言著述非其長所好不在也語曰不觀其始觀其  
終公自通籍如調世然不為造物所羈而終焉高引以  
身寄之故在官什三在告什七倦而歸而復起行藏  
天游而難進易退之操始終四十年如一日也公雖求  
退無近名而所至政績未嘗不章雖外襲人以和而其  
中界畛未嘗不辨雖自處甚節約而奉祭祀未嘗不腆

承德公性故嚴事之蒸：敦謹責而不勸念翁氏撫育  
恩既沒祀于家久而不忘為其兄輸粟乞散官以榮身  
又割宅一區居之不恠子侄御以禮法各斤：奉其教  
不殞夫公故不為矯世稱奇之行如他人相：保鄉曲  
之譽然而里閭中亡不雅重其行方其家食噶然相向  
慕之及沒則菽：然撫筵而相悲泣之嗚呼古所謂鄉  
先生沒而祭于社者公其人矣余小子從公里閭間竊  
習公夫上以纂綴國書下以表著世範史氏事也他不  
具論：其較著者惟鉅公賢大夫擇焉謹狀

明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穆公墓誌銘 王道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庵穆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士林驚嘆上悼念經幄儒臣詔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遣官諭祭兼營葬事蓋備數也公子符虔奉制書經度兆域將以壬寅某月某日襄事先期持太僕寺卿季守正先生所為狀哀經踏門謁銘于余因憶昔隨計吏幸偕公後自是南北宦游輒得相與過從講習受益于公者逾三十年晚來各謝事家居方圖合併以究至

論而公不我留矣發其蘊以詔來世固後死者之責也銘何忍辭公諱孔暉字伯潛玄庵自號其所學也世堂邑人曾大父弘潞州訓導妣南氏大父彪朴菴處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氏繼黃氏公既貴妣恩初封父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妣孺人繼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妣皆淑人公少穎悟凝重未成童即文章奇古為識者所器年十八遭母任淑人憂哀毀嘔血以善喪聞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第被簡為庶吉士讀書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檢討已

已豫脩孝廟實錄成忤逆瑾意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  
還舊職辛未同考禮部會試壬申遷南京國子監司業  
癸酉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尋丁繼母黃憂服闋  
改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嘉靖紀元壬午主順天鄉  
試乙酉預脩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脩武官續黃丙戌主考武舉公凡三執文柄  
皆號得人試錄出識者輒指其深于理者曰此玄菴筆  
也已而果然是歲入直便殿日講公既以經術侍謂足  
以行也因摠所得發為講義簡明剴切寓誠規諫聞者

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兼撰文官誥勅首遵聖諭崇  
雅草浮遂定為一代詞命之體庚寅冬十有二月上于  
文華殿奉安先聖先師神位因諭講臣人各陳經書大  
旨一章冀以不負所望于是公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  
知聞知之奧以祇若聖天子纂承羣聖之志篇末獻言  
指切時弊則所謂啟沃交修之實目前緊要之事以仰  
副聖明之望者也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聖心布公道  
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內外大小臣工罔不  
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當在



听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兼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  
為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于理者矣奏  
入聞者趨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講以陰雨免  
朝隨衆而回俄聞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即  
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司卿舉朝駭愕給事  
中葉洪上言穆某聖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  
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幾微見于顏面壬辰轉南太  
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先自  
為學士至官太常凡十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輿論

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公自是杜門靜  
養與世相忘而望實益彰薦剡交上朝野喁喁冀其復  
起不幸天不憖遺奄忽至此嗚呼悲夫公資稟既純問  
學尤邃初留意古文詞已嘗闖其奧矣既知其無益棄  
不復為乃篤志正學研窮義理體之身心其所造卓然  
處可與儒先君子同不謬于聖人而公不自以為足也  
嘗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令于性命之原習其  
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于俗思也  
邪于是挾去藩蔽力肆恢弘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

為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釋而詳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性中固無是分別相也久之洞見道源通達為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于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體弗礙現此則公所得信乎立矣故其見之行也無事矯飾而中正純懿自中禮則孝友之實取重鄉評忠信之德孚于朝著在南雍時父封君適患風疾公左右醫藥食寢俱廢及卒柴毀骨立殆不勝喪後喪繼母亦如之有弟八人皆相繼夭逝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

孤遺皆至成立宗部姻友媿睦周至不以貧格思教人每薰以和人樂觀之故及門之士多所成就立朝雖久而位不稱德未究厥施然志操雅正宇量深沉當事變揮霍波瀾反覆之際人多不能自持公處其間超然無預確乎不移泊如也同時縉紳無間趨向同異咸宗仰之以為不可及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云晚年忽<sup>病</sup>不<sub>病</sub>能食者數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煥發皆寫其自得之妙有塵垢斯世遨遊太清之意其於死生去來蓋亦翛然庶幾孔子所謂聞道者矣公所著述有讀易錄尚書困

學前漢通紀諸史通編游藝集各若干卷其大學千慮  
玄菴晚稿則病筆也生成化己亥正月十六日享年六  
十有一元配張封孺人贈淑人繼配周封淑人子男三  
長箕早卒次符郡季生質厚而文志掇科第以振家聲  
故讓廕于弟人皆賢之次筌廕為國子生女二長適國  
子生刘孝孫次適生員張紱箕符二女張出筌周出也  
墓在城北之原銘曰大化相扶一有一無實同厥初兮  
初維道原希夷渺綿玄之又玄兮今玄德軋沕蛻形与質  
反流全一兮流而續紛各私其羣道術乃分兮不合不公

蛙鳴蟻攻邈焉玄風兮不有碩儒孰廓其區孰握其樞  
兮於休先生清靜為正微妙玄通兮脩之于身其德乃  
真百行肫：兮蜚英玉堂執經帝傍帝曰汝良兮史準  
春秋言代殷周黼黻皇猷兮兆足以行臣弗敢成孫於  
留京兮夷險升沉不我能煩我玄固存兮浩然東歸玉  
蘊山輝有聞如雷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珍瘁與悲兮  
訃悼明廷頒錫易名始終哀榮兮朝聞夕滅歿不有忘  
公歸無鄉兮穆：太清神其上征遺魄斯高兮埋石幽  
阡詔億萬年曰此玄菴兮

明文海

卷四百三十一

十一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墓誌銘

李春芳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馬公卒於家其子舉人震伯遵遺命以少叅環溪狄公斯彬狀來請銘予執狀潛然淚下曰予忍銘公哉予與公論文餘四十年且同舉進士同官詞林復有孫子連姻之誼銘公者舍予而誰遂為誌而銘之誌曰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玉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為馬服君裔南海郡公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了髻山徙居甯橋人稱甯橋馬氏大父清由國子生任衛經歷碧溪公

性魯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孺人人生公于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資穎異垂髫能詩讀尚書輒解聾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子百家詩類太白文類莊孟恥規模前人糟粕故所作直寫胸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橫閎闊惟意所向初覽若不可辨細玩則條理脈絡具可尋識非苟然者知者謂懷素以後人碧溪公以言謫官遷尋甸有夷獮變致罹誣獄公時為諸生即力疾伏闕上書情詞哀切世

廟祫而釋之尋援例入胄監嘉靖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五策詳贍海內士子爭誦之碧溪公喪公痛父冤憤而終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幾不能生母氏多方慰解始強食居廬三年釋服屢上南宮不第時予亦落難合相頷笑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丁未澶淵宮洗晁公琛奇其文錄之閣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疏乞終養歸承懽昕夕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毀如喪父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奉綸命冊封衡德二府餽遺悉却不納己未分校

禮闈崇雅黜浮所拔皆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生悉遵矩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公不為動曰吾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均八事語多譏切時政僚友止之不果上今其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構務本書院方山之阿日與鄉里後生講習其中窮究心性之學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覩其面捐粟數千斛新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魚謂有功學校云建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貯之以贍族之貧乏者嗟乎世之才高者多濶略于

踐履氣豪者恒俯視乎等夷公有卓越之才負豪邁之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晚涉仕途未嘗折節權貴熏心利欲而孝親睦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于虛己受善人有一才一藝必稱服以為不及尤人所難若公者其所謂見大立大者哉所著有玉華子游藝集五十六卷行于世其中如天問等說庶幾達造化之原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矣公生弘治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銘曰學而務本曰孝曰睦仕而知止不殆不辱名滿寰區神返寥泲卓哉斯人一代英傑

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行狀

邢侗

當世作者率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其談議同其所不同歷下簡貴不暱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資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為所掩乃先生脩戈侍糒未嘗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元美猶用東岱命詩筒先生生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梳髮與在駙馬籍中父母強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婿

鄉遺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內慝而竒之尋罷歸例与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為青衿二十舉於鄉僅亞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韞負日以竒丁未舉南宮高第用次得江西之新喻烏新喻僻悍民俗疎濶視事大小賅吏不知官城壞虎夜闖入市蛇鬪寢門室人交徧謫先生矣先生夷然謂邑故沐猴今令其無三尺乎乃伺陰陽岡大盜謝某等悉禽論法又得豪收長耆夫而笮之其所當他獄裴仰三刘本等靡不驚侘若神邑人章

浚家帑巨萬誤為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為壽先生謂此他山也者置之守藏不問也一日藏吏白前硯非石實銀先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立召浚而还之由是新喻之政冠冕江國卒以不善翫毆三歲得民曹亡何祇後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上改授刑曹郎于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彙粹本朝故實為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繕之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双璧名籍：動巖廊矣居頃之

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右廣往：唾手上卿先生  
侮僚任子如嬰兒寮寢不憚浸乃欲甘心矣己未充殿  
試受卷官己奉節冊臨德藩德藩鄉郡地州邑令長為  
負輔矢御五封軺如臨印先生略不為意撫中丞萬安  
朱公直指襄陽刘公俱以氣調脩平生驩先生平揖而  
晚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陞本司少卿壬戌再充殿  
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迓母刘安人就養京邸  
傾橐為弟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氏悅之故事繡衣  
握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率赴尚寶授受以為常使者刘

宋八先生趨受印刘宋目從行黑衣先生曰印不足受  
尚寶不足交訓耶而日黑衣為二使者大卿之會歲大  
計因穎諸螿者左其籍得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人一  
意斷擊無少避回又州孫守即墨產用并里故莊先生  
以亳州屬之先生為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間者若輩滋  
不自安遂風校官刘某羅他事擠先生復私淮安刘通  
判与謀通判即恚先生以州同据其上座者也先生未  
幾擢丞寧國見謝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鎮鐘鼓而冷々  
然善也至持潔令不詭隨人視毫無異寧二千石以下



憚之用前校官通判中傷坐臺枰竟回籍先生適在壯年毛釐無戚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渦水之微生進我：奚為不豫哉且夫藏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嘆六七豈吾稅駕日乎吾其泣盟于鄉悉索郵師以與中原合吾而足自老矣歸之又二季刘安人謝栢捲不以既艾減哀及禫撫中丞姜公薦于朝寢不報先生已而構清平閣蓬玄洞野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籜籜冠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書未一日詩書而廢管絃絲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善計然白圭

之策室計錢帛谷量牛馬靡不中訾乃者困與親交粟筭與親交衣囊與親交財緩急與親交禽祿為德於生者倪文學朱節卿趙壘人范貢士若而人為德于死者蘇尚書龔觀察邢宗義侯繼宋若而人為德于家者叔四老從弟靈室仲升輩猶子如杜輩從孫炳輩若而人為德于儻者余秀仁周正照楊仁輩若而人肺腑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蘓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禎伯張助甫王師古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師

東阿不佞侗相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黃安耿  
公兩大司馬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于  
鳴鼓吹視柳宗元所稱先友不啻過焉先生家蓄鼓伎  
倍蠻素園勝履道文櫃副名山譜曉琵琶理類琵琶行  
其對蘇八右史談此四鷗雞大俠音夫沈而牛鳴窖  
中者宮也野雉登木者角也餘可推言江東查八十聞  
而伏之晚以目青盡遣侍妾曰吾駱無可賣伎省可驅  
耳先生者抑白公樂天之傳與其自署達生不虛卷出  
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為大學古本四書

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義解陰符經  
心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襟纂十三省歌謠本朝安攘  
新編古交編闡微錄明詩纂醫家須知壺天玉鏡蓬玄  
襟錄凡五十萬言藏于家狀曰元美之序先生詩也謂  
似宋延清似王摩詰似劉隨州至樂府則謂于鱗似合  
似離先生以離為合若小有軒輊云者夫樂府不必言  
言歌行言律言絕則有唐三子未必遽操前矛于鱗未  
必盡歸左袒矣要以于鱗才致橫軼孤高響絕發骨擗  
耳駭目洞心矣徐而求之報衡而肉好倍蠶絲温而瘳

麥飽則先生寧甘左辟于于鱗也先生辛巳向予言余為詩成而于鱗始學詩余見于鱗于元美而元美悅元美競稱五子而余見汰余歸獨往獨來而五子疏試取余言而與五子較同乎異乎是宜弗相急而寢相遐也余時冰衿口襍不敢答乃吟又十五年而獲執役于先生豈復能為林好語用先生指狀先生耳大抵先漢乎音淫而先生易之以雅于鱗之言法而先生濟之以通隆萬之趨史而先生主之以騷于鱗起白雪而先生倡清平厯濮互上下兩君相頡頏各心競而取舍未始不

相同也先生裔孫鴻臚君以治命數狀不佞侗將詣宗伯師句銘焉夫弟子而為先生屬草則可糠粃而為珠玉導則不可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後渠崔公

神道碑銘

沈一貫

歲癸未余預春闈中土得崔子士縈竒之果文敏公孫也縈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郎夫公固守道不售者貽謀之微哉士縈為余言公墓未有碑丐于余：豈能知公而足為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家有大編摹余哀昔

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畧為之一之今文人好以形似語易其所從來以俟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叅政有廉靜聲公少負奇弘治戊午舉于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為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為刊浮篤行之學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校孝宗實錄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竟錄于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修撰何瑋遇之史館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盡白面輕

薄生銑尤甚宜罪綵不可實錄成瑾矯陞史官俸一級而調部屬州縣以練政公得南驗封主事瑾誅还故官李文正當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脩武宗實錄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日坐東堂與諸生問難為名司成大禮議具江南北飢人相食公應詔言事且曰比主事張璵等以獻議驟遷而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乃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至下獄陞下求備禮

于本生至孝也顧當詳稽禮意大順物情獨任己臆曷  
其有既疏入報罷歸無江南一物諸生悵失依己亥立  
東宮起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南禮部右侍郎撫  
臣王瑞言句容朱家巷皇祖故鄉墳址具在宜表章公  
以為吳王之基失實為罔竟寢之尋病致仕卒贈尚書  
謚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矜然中廢居垣上十  
六年折衷羣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稱後渠先生其言  
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不喜時之言良知者  
以為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

邇害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  
義可以使民矣初為古友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  
去學左氏現璋不襲人嘗作述居其畧云客有告者曰  
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  
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  
先生曷和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  
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  
後通外人致美異更狡而天况乎好新重異以常為陳  
陋紉綺而衣罽毳厭膾炙而食蜺蛤所好愈高所失愈

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醲飽鮮且有伐  
生之患况蜺蛤哉吾見其驅于疾疾而已所著有松憲  
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  
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洹詞刪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  
滂舉於鄉孫士縈癸未進士今為戶部郎銘曰黃羲而  
前風淳道朴史籀寡文竹書猶邈勳華執中夫有受來  
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溯前斷從此始若齊璣衡立  
歲綱紀豈無觴特咏鳴衡行太陽麗空嘒彼小星云何  
末年浸以漫漶家則不競召戎來竄有奎聚緯大興積

微迨于曾玄亦或相誰是無他繇匪衷之故甚精必愚  
或詭而忤窮經蹈躬反性完初夫道洹然寧忘故戎有  
卓崔公中原和理未儀聖明誨人規矩動微洙泗暨于  
閩閩學以為己任以為人處時潢汙堅白靡黜天作嵩  
高其儀有儼往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洹室經耕史耘  
乃晚而駕崦嵫載頽猶採榮豈其食實道世相喪自古  
為歎馨則悶諸汜蕙谷蘭是時異者舍王而霸公終不  
許道無假借王微猶一霸襍何居漢豈不大終愧唐虞  
作書滿車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旦戎銘公墓不

敢為容言必稱先道寓諸庸其文雖史其事則野游夏  
不贊用信來者未緘金匱立之墓門於萬斯年來徵斯  
文

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于鱗墓誌銘

代

殷蒙川師作 沈一貫

余歲己巳誌于鱗大人墓才一歲爾復誌于鱗悲夫夫  
于鱗豈不隆、乎勝流耶即千載我知其猶今也于鱗  
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父端、父禎、  
之先長清人家歷城自端始端以資雄于鄉、人至今

有伏臘祠而父寶為德懿王典膳娶于郭生二子繼室  
以張生于鱗及二弟其父卒時益母張年二十七爾茹  
荼以活諸孤至壽考封太恭人語具余前誌中于鱗初  
太恭人夢曰入懷而生九歲而孤又九歲為郡諸生廩  
焉當是時則所刺非時師訓故語人相与號狂生自  
謂非狂矣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進士第七己疾告丙  
午还京師典順天鄉試簡拔多俊髦丁未授刑部主事  
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其為刑部有邊將觸法不  
至死當是時分宜公子粥其獄不售必寘之辟竟不能

奪之于鱗其後邊將果大著勲伐矣癸丑出守順德順德無留獄部使者至才一日讞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寬若此比三年有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所風士尤多于鱗為人素羸不留西土西土裂後時時動搖不已心悸又念太恭人思歸矣會中丞某以牒來責文遂毅然發怒曰余而胥史耶而簡易若是遂乞骸骨故事外吏無病告乞即罷不叙銓部才公取特旨予告病已且復叙以異日何仲默例于鱗異數也歸構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高元

有合己者引對昏旦不間不合輒戒門絕造請教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駕請謝其樓居獨所為與總角交者余及許長史殿卿四海交則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教子往來觴咏其間凡十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浙江副使二年遷叅政入賀過家觀省太恭人尋按察河南載太恭人俱越四年而太恭人卒于鱗哭不勝六月行澍雨中持喪歸初于鱗自閩中歸屢遭奇疾不死至是人憂其死孝亦不死小祥漸平無何再日病而死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他詩尚



若干首未出或問殷子曰王子曰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楊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哉余嘗謂于鱗雄渾逕迅掉鞅於詩壇雖曰擬議蓋傳會麗雜若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及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恥為色澤稱其為文于鱗有以死哉于鱗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

繼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瑒駒所聘即許長史殿卿邦才其名女適于永清艾訓導之子芹獨駒盧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某女鴻儀鴻儒俱未聘女一許舉人王見賓之子衡一後公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曰維高駒卜某月某日墓公于某山請殿卿狀來乞銘駒也亦才竟其所之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壽而為書剝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入倏出霍然霧除赫

赫厥毅施于當世海內寡和豈惟文章以緣吏事因試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平治人：安風士：起鴻飛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嗇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蛻委斯藏永憑其里

福建左叅政加太常少卿致仕進階中大夫僧杲

余公墓誌銘

沈一貫

語云精潔易辱世用此中君子君子不悔久棄筆研不為文而吾友冥漠中望我得無銘自髫年與僧杲操觚互殊而相好也人謂我兩人標榜亦自疑以為少未解

事姑從所<sup>好</sup>云而不謂老猶爾如韓愈張籍相為雲龍余稍黠取多而君竟中阻死之日以一劍一書贈我曰別吾老友斯亦哀已君有倩曰舒泰初氣節文章似其翁狀世系生平已具余獨貌君神以發吾所欲言君亢厲貞孤必行己志流覽千古知邪正是非當其不可笑為愚自若稟獨用之性受不黨之氣吾鄉顏御史鯨孫觀察光祖與僧杲皆以氣伏人之非祥者也余姓寅名君房字晚謂古君房盡非人而改名僧杲亦足以見君為文必準諸古峻淨而嚴核不欲虛為磅礴委蛇游衍之

形豈無雄詞大篇終不漏。夫教與畫之象人久矣讀其文當知其為人屢躓於鄉獨丁卯余賀之果舉復困南宮庚辰余又賀之君曰哀然乎余曰可三十名君不服曰倘前一觴爾一後一觴我一榜果三十三釋褐筮仕僅十載為都水主事典造四彛賜服節省三千縑發商人勸書遷精膳員外郎郎中省會試費百督學陝西諸僚皆以費不給請君獨否直躬行道無所假借雖御史首錄士考下下不顧尤慎鄉賢名宦祠諸生開秦王君曲諸生終不肯庇持大體愛名器尊尚節孝先禮義

檢柅精詳惟問典憲何如人陽服之而心齟齬不堪也道由此詘庚寅陞左叅政隨改山東遂乞骸乙未起福建再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辛丑用東宮恩進階中大夫家居不改舊湫隘而僦負郭讀書游道甚寡往來僅老諸生來一誠內弟莊情情羣弟姓芳鏗輩三四人恥以其文章資身樹交養教名來徵者多謝去又多削藁以為得其辭未必得其人也有樽獨行者當以君為稱首著書若干卷號農丈人集徵序于余予謂此當對山中桂樹裁而比得歸不逮矣惠子死誰為我雄談者乎

君嘗謂蘇子由為其兄作志太謾余今志君亦言其皎  
不欺崖畧耳持此道游于世宜偃蹇能卷猶可不卷  
辱將大故吾不悲其不合而幸其能卷今死之日有僧  
果也僧果不可一世而人猶名之可謂世盡無道乎哉  
君生嘉靖己丑卒萬曆乙未年七十有七父文深母楊  
有四子君其季而父弟文湍為諸生娶毛無子君為嗣  
子主事時皇太子生覃恩得兩贈所後本生始娶于莊  
生一子試可年十七卒君哀之以其長兄宸之孫鑄嗣  
聘袁氏繼娶徐生三子獻可諸生娶周都運保女行可

太學生娶楊少叅言孫女無可聘屠太守本峻女殤女  
二長嫁即舒貢生泰初次嫁張尚書時徹孫子明孫男  
三鉉娶朱太守恭曾孫女鉞聘屠太傅瀟玄孫女鏗聘  
朱侍郎燾孫女孫女三一適李主事生嗣孫振瓊一適  
王方伯佐子道京一許吳侍御禮嘉孫道隆墓在遼湖  
橋之原與莊合君志也銘曰當世之人可與權未可與  
立君獨否介于石也猶推舟于山轉車于澤也師天而  
不師人毋自詐也吾徵諸巫咸為我擇也僧耶果耶甚  
善易也葆貞萬年與夫極也

心喪記 郝敬

吾師大宗伯李雲中先生之喪元子宗衍斬然哀經旬  
旬三千里伏闕告哀聖天子軫念五朝元老詞林舊臣  
進爵宮保發帑金治葬敕守臣薦俎豆息綸哀獎光賁  
九泉不腆下邑近三百年来創見之曠舉也使臣銜命  
至日間里冠蓋車騎填咽金鼓羽葆儀仗相望人肩摩  
轂擊貴賤少長男女夾道觀者如堵焉區區以白首老  
門生獨抱疴荒郊柴扉晝掩垂三十年不能出門戶襄  
大事縱觀盛典致書天使曰民生君治師成終身北面

服勤至死也孔子大葬門人為臣今日之事區區不當  
供奔走乎老病癯殘不能躬執紼荷畚缶覆一杯之土  
生有餘恨死有餘辜為人弟子之謂何宗衍誓余曰何  
傷乎老者不以筋骨為禮死者不以資送為財子誠哀  
老雖然舌存有筆如椽不助生者以力而贈死者以言  
先君沒且不朽余承命飲水焉明日偕其弟宗工來齋  
金錢若干餉余下逮管記皆有賞再拜稽首乞墓誌碑  
銘且屬友人周思皇從史余倉卒無所隱避直對曰不  
能往拜稽首卻金還之宗衍愠見曰非不能也是不為

也昔山人朱衡死足下為作佳傳何獨靳于吾先子豈其忘一日之雅而以生死二心無乃謂藐諸孤不足與言而懷璧不售余不能已就思皇所屈指而教心焉曰弟子為先生頌功德分也然須量其人勝此任否為長者折枝追履奉杖語人曰我不能是誠方命有罪矣責以負千鈞涉遠道氣匱乏力其若之何文人死須文人作傳公卿大夫死須公卿大夫題銘乃為同調知己輕車熟路豈經生訓詁酸館語可充教也其不能一也平生未嘗為應酬文字惟負交朱山人死草一傳山

人竈下名跡兒女家常米鹽語若吾師儼然青宮少保天子太宗伯位台輔學貫天人望重南金北斗躋歷中外五十餘年宦業文章懸寓內雖談天炙轂之士未易覩縷如昔王大司寇元美汪大司馬伯玉今董大宗伯玄宰官同才同學同乃為同調知己不取諸彼而濫委之龍鍾老門生引山人為例是使膜母貌西施也不能二也他人誌銘信口隨筆人未必屬目李雲中先生誌銘出自門生手不知經幾人磨勘巧索癡痕而余以鹵莽臧裂之才受此鉗椎作千萬人笑端其不能三也余

雖讀書止于繙閱檢校雖著作不過解說經義訂訛誤  
質道理疑難耳至於鴻章大篇官常朝典策勳揚勵勒  
鐘鼎金石如所謂碑版誌銘者生平無此才亦不作此  
想未嘗蓄此具應此征役一旦催科督責不已所謂重  
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也不幾于持人之短  
而乘人之困乎其不能四也犬馬齒七十有四尸居餘  
氣薄業苟就將盡焚筆硯束書高閣澄心默坐俟一息  
之盡耳且莫之人尚暇與毛穎作緣自取葛藤其不能  
五也五者皆肝鬲之要宗衍不加察請足下善為我辭

思皇以告宗衍艱然不悅曰文章公器也師弟子源委  
也功不必自己出以夫子之道还事夫子若之何不能  
五十年門下士授書破萬卷不能為先生贊一詞著作  
盈箱山草數十種不肯為先生作一傳漫自教曰不能  
不能吾聞其五矣請言其六余情窮語塞口重意滿淚  
淫：下耳卒乃不得已而即素所奉教于先生者引繩  
批根與同學二三君子對揚以當誌銘可乎猗與先生  
高才博學為一代文章宗盟士林所知也其為人也温  
恭醇懿如玉如金而又倜儻仗義重然諾好施予不責

人報雅度豁達多可而少違故士爭親附賢愚僉忘文游徧海內德行道誼尤為一代詞林人物之孤表也遠邇內外親疎行道口碑鄉里月旦同然無間言余嘗擬以游夏冉閔合為一人非阿所好也蓋聖門教季二曰文曰行文易而行難也孔子自謂行未得而文莫猶人况庸衆乎文又二曰經術曰詞賦詞人喜文藝而詆經術為陳言薄行誼而誇詞賦為風雅故經生之文詞人之文未可方駕也余之從季于先生也以經術進而先生之教余為文也以行誼先世稱詞人寡行莊士少文

文行交脩行誼經術盡美者古今惟孔孟二聖為千萬世斯文主論語二十篇以德行為言語周易十翼大學中庸以性命為文章孟子七篇以養氣為知言以放淫距諛為雄辯是故孔子之文如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孟子之文如高山流水光風霽月文章到孔孟所謂大明中天也三代已上虞典盤庚大誥周易彖文之文深沉隱奧是平旦昧爽之交秦漢以後諸子百家蟬噪蛙鳴是返照之落暉也不可謂之非文而去六經遠矣去道德遠矣此孟子所謂道不同始舍是也大氏經術言義



理而傳誌紀人物義理無適莫而人物有毀譽自非孔子不敢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子貢好方人而孔子以爲我不暇司馬遷作世家列傳年表試使爲道德南華必不能矣老子莊生爲史記則能之而不暇此文章華實取舍之大較也故余之下惟註九經也十有六載而緒言出先生見而喜署其尾曰余鹵缺仲輿從游久于經無半字發明指授不圖晚年得此惺惺篤蔽幸不虛度一生書其後方以志幸雖先生過謙然亦足以見經術之爲絕學自孔孟沒而六經義理曲暢旁通者百不

得一焉經術與文章渾融一貫者萬不得一焉惟吾師無之而讓不居余何人敢無取之乎是以寧蹈襲偏安而爲經生不欲攘竊兼併而爲詞人也且也今之詞人是古之所謂負販也資翰墨爲壘斷假鉛槧爲市利邀人作佳傳而索米算文字若干而償絹以賣文爲美護以多藏爲勝事自昔賣文多藏惟唐北海太守李邕杜甫爲詩諷之曰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衆歸調給美擺落多藏穢此殆于孟子所謂

為宮室妻妾之奉窮乏得我而為之者不幾於貪饕市  
賈乎哉余束髮離經即薄此以質諸先生先生曰然語  
在山草序中余不欲舍所奉以變生平焉敢犯所知以  
忝師門使余諛墓攫金是以所賤事師也使先生以不  
誌墓討余是以眾人責我也必不然矣豫讓有云國士  
遇我國士報之吾何以報先生哉唐睢曰人有德于公

而又不淺然如力陳句下股一及五得

也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此以沒世不忘也先生  
賢我親我者至矣幼而多難微先生則為釜中之魚枕

上之肉矣貧而落魄微先生則為溝中之瘠桑下之殍  
矣長而無術困而不學不從先生游則如井底之蛙不  
知天之幾大如壁中之兒不知馬之幾足矣嗟乎余何  
忍一日忘先生哉禮師死心喪三年先生年八十考終  
余僅少六年耳年有限而心無窮吾以心喪終吾餘年  
已矣故為記記吾所以喪先生者以心不以言使眾人  
知吾所以銘先生誌先生者不在言在心是為心喪記  
崇禎四年仲冬門人郝敬頓首拜撰

羅陽劉先生墓表

陳仁錫



天啟辛酉羅陽劉翁墓武丘鄉之先塋余固宗壻一侍翁于問涯敢辭夫翁僅文人也哉就論文翁之文固難言翁曰六代之麗巧其志溺故其筆卑其精荒故其散大都強力之謂才古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強之翁再強之滋芳芟穢時化變易將何所不至是謂強而陳言去今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強其文而奮筆与蛟龍攫攀雲霞共笑語雷風噪而助之勢然一落造物之窻再織天孫之軸維縞綦不若而况山龍華虫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造不極奇不止極其

奇亦不止痺經單弊誹諧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構則薄之將為龍其化不化則掉之与古人同美好因其彫幾而必与闔精色讀書破萬卷履行天下必以牒隨而軌轍不出周秦思白季王敬季子左倚五車削方其書安在西京以下訾詬弗道最恨才情恣法律哀流為譁浪是以力開新體應機蝨涌精味高邈二三名家直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誰北地然猶遜精曩于魏季朗質疑義于郁人文謂于鱗曰襲至一論再論而晚年著述又恨不使見坐白眉于吟樓呼小友于門第從孫

叅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為之一青噫翁幼好弄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十歲能闡顯其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常將塾師知公不若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君房曰古人得全于不好兼今人失全于好無公實無之不獨賦也公不奇於藏書之富而奇于擇言之精不奇于茹物之弘而奇於練格之質不奇于骨外之嚴而奇于神理之靜其人不奇于曠而奇於莊不奇于無所不工而奇于多所不可諧以笑世矜以律已公自稱獨不好色色不好誰堪好者其

所好特寄焉以簡寂為交譜非元美于鱗子約子循淳父思靜季朗紹鄉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悅禪社閑白鳳集于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綏寧翁垂老不忘追琢事汀州耄而敬孺共老姊手整其先神明譜牒傳篤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考仕不十載翁棄之不得如涓隱諧隱調笑人主前而豈其質哉當其臨風島嶼何暇問升沉于海若瞻濟源濯足淇上陟武當禮泰岳以詩句賞江山即宦橐已滿且夫遇事輒發英挺不需忍坦罔設備不躡何為剛者欲相凌不能

柔者復不敢狎仕官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哉余獨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丘一壑耀之以千箱萬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可念惜耳金馬碧雞遽貶驄馬之駕八閩若雪復返慈烏之廬大梁平藩河北縛寇擲官謝謗以罪為功然則諫院必無逆鱗寇至必無纓冠藩黨必無許擒姑默之馬惠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奈何空令文章顯公言宋之仇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張浚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珪不協驟戰以敗浚復而

猜以專禍不切中邊籌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生枳棘蕭艾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今矣之夏日矣禹別九州之士未嘗謂江以南上之也三代國于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奚必東南乎雜之吳賢讚中歿可祭于鄉矣嗟乎一日之政事即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惟能于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說輪不佚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即公之文可其言文也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為之辭乎謂

即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讒為譽也文而不知者譽為  
諛也原本經術俟之子雲故曰翁之文難言余竊怪知  
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  
而出之昌黎之文無不驚誦破除強寇胡不聞焉必練  
于事辨于官師之材則季可以致用不為無益于時公  
自狀也哉起公于問涯相視莫逆矣

誥授中大夫太僕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銘

倪元

吾于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遠六七年權闖用事忤

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  
即死文其求富貴之謀為救死此童子之智而昔之所  
稱持局之傑則皆為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年夷寇并發  
誤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  
曰不死將有為文其畏死之情為冀功名此不可以欺  
童子而今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為之此又一慨也嗟  
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于米友石  
先生夫婦之節樂得而稱之矣米氏在宋以南宮顯入  
明日虎者由晉陽徙閔中累功官金吾尉數傳為贈公

文學文學生贈公玉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  
夫自公父始由閩中徙京師生三子公居仲名萬鍾字  
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公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  
至于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  
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以為常贈公戒之休不休也  
遂以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筮令永寧永寧民悍喜  
爭多睚眦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  
就養于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永寧之人如失其父  
奔哭執紼者千餘人重繭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踊乃

去服闋補蜀之銅梁時播酉既殲遺種猶多盤踞為患  
公設法盡擒獲之根株于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值稅  
璫哮掠江南北橫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璫其憾  
恨願無如之何凡公三仕為令並以卓異旌乃當衡以  
公崛強無意大用之量移公廷許公安之無愠色其在  
廷尉多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權河西務大疏梗塗  
行人呼便所節省金錢如干又以其羨築河堤為畿輔  
永利尋改繕郎視陶清源爬梳積弊殆盡天子才之擢  
叅浙藩分守金衢道多異政嚴溪有八政幻形為崇公



移文禁之遂絕擢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賢矯竊擅政黨禍大具而江西為甚先是奉常黃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欲殺之至是褫冠即訊當公司讞公曰今欲不死黃公無直黃公直黃公則黃公死乃故曲列其辜終下死一等黃公卒以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隣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却曲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稍垂

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數十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為璫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之奉金帛求公數言彪炳上公公怒罵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怒益甚乃嗾其黨御史倪文煥疏劾公黨人魁也削籍為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當此之時璫怒未悛其黨日夕謀殺公更亟會上登極璫及其黨相繼伏誅于是以廷臣言起公京卿時卿署充塞而公又淡然恥自陳明年春上朝日

于東郊公將事有恪時公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已  
病杜門月餘一日早起呼水盥漱索所蓄奇石兩枚怡  
美許時忽起端坐遂卒公先配淑人李氏早卒今封淑  
人陸氏其繼室也陸有士行當公以避璫禍變服浪游  
留淑人清源公長子壽都以應科試抵都奸黨為取室  
毀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  
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夷猶曰若能為卞壺子吾即  
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異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  
泣請以身代草之日一慟氣絕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

慰之淑人瞑目不聽曰吾何能獨生再慟遂絕嗟乎人  
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與倪子曰畢萬死于牖下公  
履亦不啻而有千年之譽美新祝釐之徒安在哉若淑  
人之殉烈吾以其為命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為命婦故  
易之世無通論如此巴婦享其千困不能死猶以清旌  
况淑人乎銘曰其時闖濁道在鬚眉彼一君子其生有  
為其時儒懦道在閨幃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瑋哉

劉長公墓表

何喬遠

孔子教於洙泗之濱斷如也其沒不久而四方之士

乃有墨翟田駢慎到莊周施惠之徒家自為論人自為學當時匹夫之言未遽信于人心而先王之教未大明也然其析亂鈞鈇雖詭正義亦能剖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以成一家言若莊周者明知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鄒魯縉紳先生之所明者本德門道謂之聖人直其心欲去此而之芴芒之鄉以為天下沉濁不可莊語自托于瑰瑋叅差以為快而已孔子之學詩書六藝以至百家之論無所不究然後以會之德以體之故曰博學于文約

之以禮至于今聖人之道既明士固不敢肆為異說闡出于其際然所以為奉問者大抵文章之技譬如錦繡雕組雖工而不適于用其有志而講于學者又超悟簡輕不復求故亦德淺而言陋夫老聃衰周一時之道術也夫子適而問焉當時大賢小賢名字已不著于春秋其人必無以高于墨翟田駢慎到之徒乃亦無常師而學之誠欲自多其見聞而求之大道也豈特自究而已且思以化而易焉至若荀卿申韓諸人則又皆聖人之徒之所教得其一偏一曲而流委之所極者可見聖人

之道之在當時廣矣大矣滇人貢士劉德徵四歲能讀尚書正蒙太極通書諸書九歲從其尊人宦蜀文藝浸廣二十餘放于滇池之南縱觀其境內之勝而文日奇學日益一夕夢帝遣巫賢招之大道德徵詣前長跪請巫賢鑿其迷心復厥恒性巫賢語之曰太乙無形陰陽始分感生有欲太乙乃鑿榮祿孰與清淨機巧孰與素樸稽載于上天孰與浮生于下土德徵曰高下相傾美惡相形彼此相叅吉凶相尋天人神化願究其源巫賢曰我知子趣矣乃指授六籍道德之奧德徵恍如有悟

于是夙夕沉思廣置筆墨凡著書二十餘種在昔宣父統一道真聖神徂虛經教遂弛探索以復帝衷作經籍窮道德徵辰日音韻六書蔚發篆籀既絕蒼雅不振欲會意以同文作古文韻測擅左絕音文章支蔓沿及後代教韻靡然乃勒丹鉛載冰鑑作文品史上下數千歲尚論其世摘微指瑕君子不廢也作讀史秘譚魂靜心舒夢安神定日之所記夜所得也意者鬼神將通之作此意寤言生斯世也無神仙絕粒之術而食農夫衣紅女憫其勞述其事作農現篇易演蒼筤負稱篠蕩淇園

比學感而述焉又性所好作此君名類娶妻子而出  
家臣周友孔而遁世玄言寂：見性養生乃辨非取是  
作二教法經大塊高是不可窮紀凌虛歷覽真人法之  
碧落壤泉攷其劫運作補天地終始論第一古之大聖  
躬無為之教行不言之化民無得稱焉久則忘：則因  
考古之志不可昧也作補遂初大聖論第二五行之在  
天下也其用大且多聖人立極法德相生相剋之論予  
欲窮之作補五德紀運論第三陰陽不測變怪百出九  
鼎有記耳目所不及者衆也天堂地獄仙境佛界余不

敢置不論作補迂怪之變第四總曰補行論又其昔年  
作小史續編庸史法書詮芙蓉譜加考訂以為一書復  
著測海一篇者心錄秋與篇附以家藏虞紀庸史備遺  
道載極清錄終焉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之著書富矣非  
世所明也天之所秘也發其書留其三編餘悉携以行  
乃更輯而得之為人間書凡五編以備一家之言嗚呼  
德微生中原萬里中不友不師年三十六以貢士沒于  
京邸而制作之盛如此可謂奇矣君讀書無定處卧闥  
之內卷帙四週杜門默注家人不知其出入或側身况

案或貼臂屋柱尺楮寸管意之所至頃刻千言故久而  
充牣盈溢于篋笥之間惜乎其年不永其所廣收而大  
蓄者未及折以聖人之道然勇于學而辨于筆博于作  
而誇于見墨翟田駢慎到之徒其聰明智故當無以尚  
之也君生西海喬遠生南海豈徒不及牛馬之風而已  
惟是君弟令蒼梧守文微以文章行誼相砥遂為金石  
之交余與君弟方學聖人而師之又安可使辨博之士  
泯沒昭朗之代耶故于見命也遺之以文使刻石而表  
于其阡以見當世之有人云爾

